作者在线

书房说

□冯骥才

作家之特殊是有一间自己专用的房子，叫作书房。当然，有的作家没有，有的很小。我过去很长时间就没有，书房亦卧房，书桌也餐桌，菜香混墨香，然而很温馨。现在已然有了，并不大，房中堆满书籍文稿，但静静坐在里边，如坐在自己的心里；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，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。

这是作家的一种特权。

书房不在外边，在家中。所以，大部分作家一生的时间注定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。然而，作家的写作很少与自己个人的生活相关，因为他的心灵面对着家庭外边的大千世界，扎在充满各种烦恼的芸芸众生与挤满问号的社会里。这温暖的书房便是他踏实的靠背，是他向外射击的战壕。因此，对于作家，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这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，是自己精神的原点，有自己的定力。

由于作家的书房在自己家里，作家的家就有特殊的意味：生活的一半是情感的，书房的一半是精神的。当然，情感升华了也是一种精神，精神至深处又有一种情感。

如果一个作家在这个书房里度过了长长的大半生，这书房就一定和他融为一体。我进入过不少作家的书房，从冰心、孙犁到贾平凹，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，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。作家绝不会在自己书房里拘束的，他的性情便自然而然地渲染着书房处处，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、气质、习惯、喜好、兴趣、审美。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、稿纸、文牍、信件、照片和杂物中，当然一定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东西，那里却一准隐藏着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，或者私密。

就像我自己的书房。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——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。它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，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。

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。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，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；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去，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！

所以我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，一个一己的世界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。

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，对于作家，最最神之所往之处，还是自己的书房。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。我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。我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：

“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。”

（《书房一世界》，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，本文为作者自序。）

作家简介

冯骥才，1942年生于天津，作家、画家、文化学者。作品题材广泛，体裁多样，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，代表作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《俗世奇人》等。多年来，他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，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，并致力于推动传统村落保护，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抗疫史册的民族精神之光 ——评《中国抗疫简史》

□钟 芳

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心，新华出版社迅速推出了《中国抗疫简史》，帮助公众正确了解疫情、做好科学防护。该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教授从“疫病与巫术”“战争、动乱和瘟疫”“防疫抗疫思想的发展”“抗击疫病：民族精神不可战胜”等八个方面，全面梳理了先秦以来的防疫抗疫历史，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在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，讲述了典型的斗疫人物和斗疫故事，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在一场场抗疫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同舟共济、坚忍顽强的民族精神。

从书中可以得知，对疫情的了解，我国从商朝时就有所认识，那时的甲骨文中就有“疾年”的说法。然而，限于当时的医学条件和人们对病毒的粗略认知，最初，不少古人往往把遏制疫情的希望，寄托在所谓神灵和巫术上。愚昧无知，让古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，但也为一代代医者积累了宝贵的抗疫经验。后来，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健康理念的逐步增强，人们对疫病的认识，有了飞速提升。彼时，“四时皆有疠疫”的理念已深入人心，一些有经验的医者已能从复杂多变的疫情中，有针对性地辨别出伤寒、疟疾、麻风等传染性疾病。而每到大疫降临，智慧的古人也并没有被各类疫病所吓倒，而是众志成城，积极投身于抗疫活动中。夏商周时期，各地就建立了隔断传染源以切断疫病进一步蔓延的制度。政府除了对灾疫严重的地区实行免交和缓交赋税的优惠政策外，还将遏制疫情效果明显的药方公之于众，刊刻在各主要道口，以惠于民；并指派医生携带药品到乡村巡视，使疫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。为了使疫病患者得到集中诊治，从秦朝开始，我国就修建了一些隔离点，一种是临时性的，一种是长期性的，在“早发现、早隔离、早诊断”上，可谓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。值得称道的是，宋徽宗崇宁初年，除了设立专门收治病人的安济坊外，还给每位医生建立技术档案，记录下他们医治病人时的经验和教训，以此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。而在个人防护方面，古人的抗疫意识也有了显著增强。不仅严格做到人畜分居，而且，也会勤洗手面、勤洗澡，力求最大限度地隔绝病毒，以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在中华民族千年的抗疫历程中，历朝历代都曾涌现出一些医术高超、不畏艰险、救民于水火的斗疫勇士。他们中既有孙思邈、张仲景等耳熟能详的药圣，也有朱震亨、叶天士等民间名医，也不乏苏轼、蒙哥汗等以偏方治瘟的历史名人。他们或献“神药”，或施妙手，或集百家之长，以各自的方略，为百姓解除病痛，为阻疫抗疫书写了壮丽的篇章。在此过程中，我国人民也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斗疫经验，形成了丰富的治疫理念。针对疫病的起因、诊断方法、具体用药等方面，相继产生了张仲景的六经八纲、刘元素的火热说、张从正的攻邪法等系列医学思想，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克疫理论，对于指导当时抗疫斗疫，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时光的车轮不经意间驶到2020年。这场新冠肺炎疫情，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战，目前其蔓延势头得到了遏制，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。我们的举国体制、超常的动员能力，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，都显示了巨大的优势，为中国抗疫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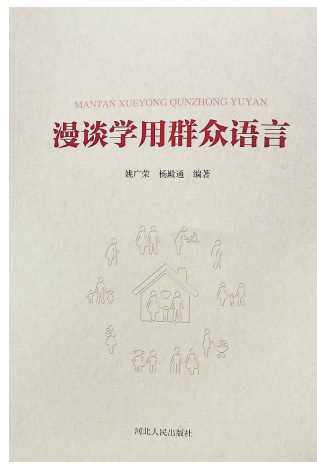
为“接地气”的文风点赞 ——读《漫谈学用群众语言》

□张锡杰

老新闻工作者杨殿通、姚广荣，多年来潜心研究如何学习运用群众语言的问题，并将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《漫谈学用群众语言》（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）一书。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：上篇新论语，中篇写作经，下篇民言堂，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，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为何要学用群众语言，以及如何学用群众语言，为党的各级干部及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，提供了参考和示范。

何为“接地气”的名言？一般是指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风准确鲜明生动的原则，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、耳熟能详的群众语言。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；反腐败要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；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符合国情，“鞋子合不合脚，自己穿了才知道”；还有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讲的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，等等，都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。

这些“接地气”的名言，既同马克思主义文风、同我们党几十年来所倡导的优良文风一脉相承，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。恩格斯在谈到文风时曾指出：“愈简单，愈不费解，便愈好。”毛泽东提倡要发扬“新鲜活泼的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他指出：“讲话、演说、写文章和写决议案，都应当简明扼要。”他把“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”，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，说那些长而空的文章是“懒婆娘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”，应当“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”，号召全党“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”。邓小平身体力行，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，形成了言简意赅、质朴流畅、不绕弯子、形象生动的语言风格，如大家熟知的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“发展是硬道理”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等。这些话反映出人心所向，蕴含着真理的光芒。



大凡脍炙人口的名言，无不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、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生活的需求。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教诲，细读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一书，不仅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时刻心系群众的冷暖，把“以人民群众为中心”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爱民情怀所感动，也为他们冒酷暑、踏冰雪，深入基层和边疆哨所，求真务实、狠抓落实的作风所叹服。喜欢什么样的语言，从来不是单纯的文风问题，而主要是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问题。所以，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“接地气”的语言风格，首先要学习他们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德，学习他们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以为人民服务和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最高追求，倾听民意、体恤民情、关注民生，作决策、制定政策，都心系群众，充分考虑“人民拥护不拥护”“人民赞成不赞成”“人民高兴不高兴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自己融于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辉煌事业中，才可能自觉地坚持和发扬“接地气”的马克思主义文风。

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，信息无处不在。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，日益改变着人们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，使舆论生态、媒体格局、传播方式乃至社会流行语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。如在某些特定人群中流行的“网络热词”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时尚和潮流，但对于许多上年纪的人来说，却不知所云。我们既要看到网络语言、流行语言、外来语言使中国语言变得多样化、多元化，也要看到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，也产生了许多负面问题，特别是晦涩难懂的欧化句式和佶屈聱牙的洋腔洋调的沉渣泛起，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“接地气”的文风，提出了严峻挑战。

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，一定要有新作风、新举措。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扑下身子、沉到一线，迈开步子、走出院子，到车间码头，到田间地头，到市场社区，亲自查看、亲身体验。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，是获得正确认识的不竭源泉，也是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取之不尽的宝贵矿藏。那些得人心、入脑深、记得住的至理名言，往往是在领导干部转变作风、与群众交心的过程中得到的。在全媒体时代，我们应当主动向基层拓展，向群众靠近，更好地坚持和弘扬“接地气”的马克思主义文风，学习和运用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。

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——读《给孩子讲地外文明》

□夏丽柠

我是看动画片《铁臂阿童木》长大的一代，童年梦里充满了对阿童木与茶水博士飞向太空的向往。初中时，又迷上了《飞碟探索》杂志，于是笃定地相信，世界上真有外星人。仰望天空，就幻想有飞碟降落地球。可是，想象终究代替不了科学。

关于外星人存在与否，李淼的《给孩子讲地外文明》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）是本不错的科普书。作者运用孩子们易于理解的语言，条理清晰、例证生动地讲述了如何理解地球之外的文明。

作者首先与读者分享了对外星人的看法，或者说是猜想。从古老《山海经》里的怪兽，讲到现代科幻电影《降临》和《独立日》，重点说了科幻小说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三体》。还有无法解释的世界奇迹胡夫金字塔，是否是外星人建造的。看来人类对外星人充满了兴趣。

是什么推进了人类的想象？作者认为，天文学的进步使人类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其他行星。飞行器技术的不断进步，鼓励了人类向外探索的雄心。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李贺《梦天》中的“老兔寒蟾泣天色，云楼半开壁斜白”，古人其实早就有对地球以外空间的想象，至少月宫的存在，他们是认可的。无奈月宫遥远，他们只得在诗中感叹人生短暂、空间渺小了。

若现代人认可有外星人，那么他们长什么样？为什么还不到地球来？这些问题，可不是靠想象能回答的。作者利用“地球是如何发展出智慧生命的”“生命的出现需要什么条件”和“我们在地球之外找到了什么”这三章内容来解惑。

在“探索”地外文明之前，我们需要明白“外星人”的概念。李淼认为，我们要寻找的智慧生命是与人类同等的高级生命，至少可以交流、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。其实，人类在生物学里被称作“智人”，是经过几十万年进化而成。对人类进化史有兴趣的小朋友，可以去读河森堡《进击的智人》。

寻找“外星人”，从生命科学的角度，我们要研究如下几个条件的可行性。第一，外星人存在的生物和化学基础；第二，生命的出现，对环境有什么要求；第三，要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，还要附带一个像太阳一样提供能量的恒星。有符合这样条件的星球吗？作者由智人的进击路线入手，逐一分析了这些问题。结论是地球实在是一个智人宜居的完美星球。经过上亿年的生命灭绝和进化，人类才有了今天的样子。我知道，不只是我，还有很多小朋友都希望有外星人。地球实在是太孤独了，智人也一样吧。但科学有时很冷酷，假设生命有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两种。智人属于前者，外星人属于后者。那么，从生命中最重要的三种物质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分子和遗传物质来说，碳基生命存在必须以水、固态行星和大气层为前提条件。火星上的大气层与地球上的正好相反，氧气少二氧化碳多。那样的话，智人无法生存。作者总结，地球上的智慧生命诞生绝非偶然。如果地球之外真的有智慧生命，那一定是智人的分支。在第四章里，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地外文明的可能性。倘若有的话，他们的文明要足够长。否则按照星球之间的距离，地球人接收到他们的信息时，或许他们已经灭亡了。

读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千万别失望。虽然外星人存在的希望渺茫，可我们依然要努力进行太空探索。现在太阳活动非常剧烈，或许有一天它就会燃烧成一个火球。那时的水星和金星将被太阳吞噬。我们的地球很可能水源干涸。展望未来，寻找一个后备星球，就成了地球人的责任。

读完全书，我们终于明白，为何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”。地外生命和文明的探索是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接力在做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“地外文明”，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不过，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人类求知的精神和想象力开出的瑰丽花朵。

新书过眼

《丝绸之路——从蓬莱到罗马》
高洪雷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20年1月出版

山东蓬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，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；而罗马作为西欧文明的中心，通过丝绸之路与东方紧密相连，是丝绸之路作为贸易之路、文化之路的西方象征。作者选择这两个地点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端，在大量史料考证和吸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兼顾可读性，以唐代快马的旅程时间结构全书，以沿途15座城市为结点，细数丝绸之路在城市兴衰、贸易沟通、思想沟通、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历史作用。

《马可瓦尔多》
[意大利]伊塔洛·卡尔维诺 著
马小漠 译
译林出版社
2020年1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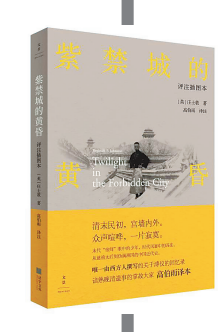
译林出版社耕耘近二十载的“卡尔维诺作品”系列近日再添力作。作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创作生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，该书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，意大利经历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十年，高速城市化带来一系列问题，这一切，都要由千万个像马可瓦尔多这样的普通人来承受。不过，马可瓦尔多自有一套消解的办法，他用充满诗意的双眼，从广告牌与霓虹灯之间看到了飘晃的树叶和悄悄冒头的蘑菇，在四季流转中感受浪漫。该书具有鲜明的卡氏美学风格，开启了卡尔维诺创作的黄金时代。

《蒔花志：周瘦鹃花卉美文集》
周瘦鹃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2020年1月出版

著名作家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曾主编《礼拜六》周刊等报刊，晚年醉心花木和园艺，撰写了大量关于花木的散文和杂文。该书辑录了周瘦鹃晚年闲居家中时所写的关于花的近60篇散文，这些散文记录了他养花的心得、对各种花的认识，以及历代名家吟咏花的诗词。周瘦鹃文笔流畅优美，对花的认识有自己的独特体悟。

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
徐则臣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19年12月出版

《北京西郊故事集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全新短篇小说集，收入了《屋顶上》《轮子是圆的》《六耳猕猴》《成人礼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《狗叫了一天》《摩洛哥王子》《如果大雪封门》《兄弟》等九篇作品。“花街”与“北京”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谱系。该书描写了一群自花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——行健、米箩、木鱼、宝来等的生活境遇。他们在北京西郊生存艰辛，却始终心怀热情，面对未来即使心中彷徨，也绝不屈服于此刻。



《紫禁城的黄昏：评注插图本》
[英]庄士敦 著
高伯雨 译注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19年10月出版

英国人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通”。1919年至1924年，他身为溥仪的英文老师，见证和参与了溥仪所经历的一系列浮沉奇遇。在这本“目击身经”的实录里，庄士敦不仅书写了末代皇帝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身世，也借此勾连起从义和团运动到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、冯玉祥兵变等诸多重大事件的中国近代史。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，道出历史的诸多隐秘细节，为我们还原了真实而生动的时代面貌。